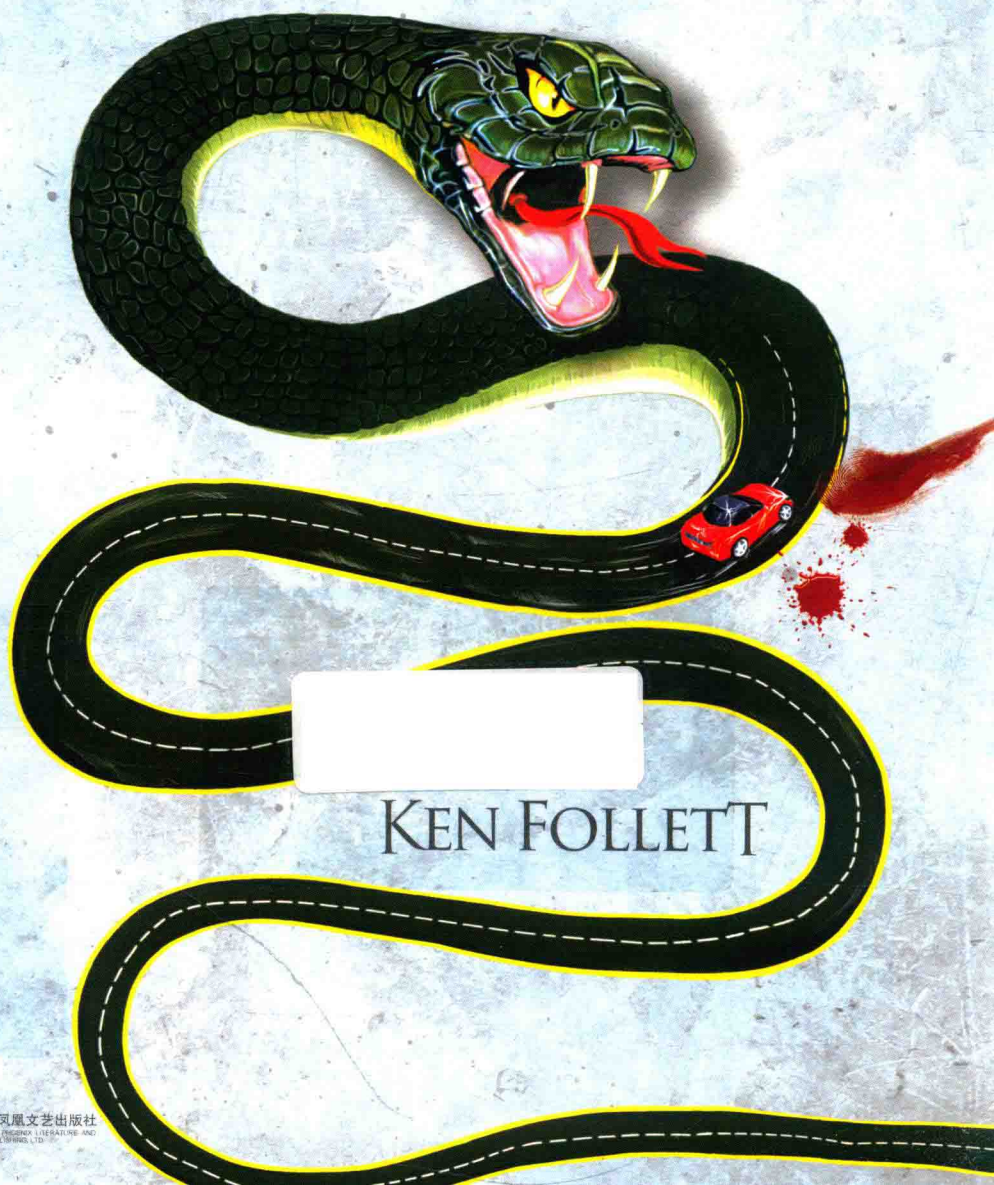


Lie Down with Lions

突然亡命天涯

奔逃！拼命奔逃！直到在世界尽头遇到你。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 刘洋 译



KEN FOLLETT

L i e D o w n w i t h L i o n s

突然亡命天涯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 刘洋 译

KEN FOLLETT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突然亡命天涯 / (英) 福莱特 (Follett, K.) 著 ;
刘洋译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7.9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书名原文: Lie down with lions

ISBN 978-7-5399-5833-0

I. ①突… II. ①福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26582号

LIE DOWN WITH LIONS copyright © 1986 by Ken Follet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Ltd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©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图字: 10-2014-449号

书 名 突然亡命天涯

著 者 (英) 肯·福莱特

译 者 刘 洋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宋如月 高一君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2.25

字 数 269千
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833-0

定 价 4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Part 1
1981年

第一章

想杀艾哈迈德·伊尔马兹的可是几个狠角色。他们都是流亡巴黎的土耳其学生，已经干掉了一个土耳其使馆的专员，还用燃烧弹将土耳其航空公司一名高级主管的房子付之一炬。之所以选择伊尔马兹作为下一个目标，一是因为他下重金支持军事独裁，二是因为他恰好就住在巴黎，行动方便。

伊尔马兹的家和办公室守卫森严，他的奔驰豪华轿车也是全副武装。然而，是男人都有弱点，几个学生都认为，这弱点往往就是性。在伊尔马兹身上，他们还真猜中了。几周随意的监视发现，每星期有两三个晚上，伊尔马兹都会开着仆人用以采购的雷诺旅行轿车出门，到第十五区一条小巷拜访一位年轻漂亮的土耳其女人——他的情人。

几个学生想趁着伊尔马兹跟女人上床时在雷诺车下装枚炸弹。

他们知道从哪儿弄炸药——去找佩佩·戈齐，科西嘉“教父”级人物梅美·戈齐的众多儿子之一。佩佩是个军火商，对买家来者不拒，不过他更喜欢政治性买主，原因正如他欣然承认的那样：“理想主义者出价更高。”土耳其学生实施的前两次暴行都有他的支持。

然而，汽车炸弹计划里却有一处小麻烦。通常，伊尔马兹都

会独自驾车离开姑娘的住所，独自驾车离开——但也并非总是如此。有时，他会带她出去吃晚餐。一般是姑娘坐车，半小时后返回，大包小包拎着面包、水果、奶酪和红酒，显然是想准备一顿温馨的晚宴。偶尔伊尔马兹也会乘出租车回家，轿车留给姑娘用一两天。同所有恐怖分子一样，这些学生也追求浪漫，不愿冒令佳人殒命的风险。毕竟，她唯一的罪过只是爱上了一个配不上她的男人，而这罪也并非不可饶恕。

学生们以民主方式讨论了这个问题，投票决定，不选领导。不过，人群中有一人还是凭借强大的人格力量成为主导。他叫拉赫米·乔斯贡，一个相貌英俊、满腔激情的年轻人。浓密的胡子，眼里闪烁着某种“心向荣耀”的光芒。尽管前两次行动问题频出，风险重重，但正是有了他的活力与决心，他们才成功地实施了行动。拉赫米建议找一位炸弹专家请教。

一开始，其他学生都不赞成这个想法。可又有谁可以信任？拉赫米提议埃利斯·塞勒。此人来自美国，自称是个诗人，实则教英文为生。在越南当兵时，他学会了使用炸药。拉赫米认识他一年左右：两人曾同在一家名为“混乱”的革命性报刊做事，可惜后来刊物夭折。他们还一同组织了一场诗歌朗诵会，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募捐。埃利斯似乎能够理解拉赫米为土耳其遭受的境遇感到愤怒，也理解他对施暴者的痛恨。其他几个学生中有的也对埃利斯略有了解：有人见他参加过数次游行，还以为他是个研究生或者年轻的教授。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不愿让一个非土耳其人掺和进来。然而拉赫米一再坚持，大家最终还是同意了。

埃利斯立马就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说是在炸弹上装一个无线电操控的解除保险装置。到时，拉赫米坐在那姑娘公寓对面

的某扇窗前，或者可以待在停在街边的车里，静观其变。他手里会拿着一台小型的无线电发射器，烟盒那么大——就是人们用来打开车库自动门的那种。如果伊尔马兹像往常一样独自上车，拉赫米就按下发射器的按钮。无线电信号将激活炸弹开关，炸弹启动，伊尔马兹一旦发动引擎就会引爆。如果是姑娘上了车，拉赫米便会手下留情，她大可毫不知情地安全离开。除非炸弹启动，否则会很安全，正如埃利斯所说：“不按按钮，就不会炸。”

拉赫米对这个主意很是赞赏，还问埃利斯是否愿意同佩佩·戈齐合作制造炸弹。

“好啊。”埃利斯说。

还有另一个麻烦。

拉赫米说：“我有个朋友想见你和佩佩。老实说，他非要见你们，否则这笔交易就得告吹。就是有这位朋友出钱，我们才有了炸药、汽车、贿款、枪支和一切。”

为什么要见我们？埃利斯和佩佩都很纳闷。

“他想确保炸弹会奏效，也想确信你们值得信任。”拉赫米不无歉意地说，“你只需把炸弹拿给他看看，向他解释其中原理，跟他握握手，让他看着你的眼睛。多亏有了他，整个计划才有了实现的可能，对于这样的一个人，这种要求难道过分吗？”

“反正我无所谓。”埃利斯说。

佩佩迟疑了。他只想把这笔钱赚到手。他总是惦记着钱，就像猪总惦记着槽子里的吃食。可他不喜欢见生面孔。

埃利斯给他讲道理：“听着，这些学生团体就像春天的含羞草，开得快，谢得也快。过不了多久，拉赫米估计也得炸个粉身碎骨。可你若跟他的‘朋友’搭上线，即使将来拉赫米送了命，

你的生意也做得下去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 佩佩说。虽说他不是什么聪明人，可如果掰开揉碎了讲，他还是能懂点做生意的道理。

埃利斯告诉拉赫米，佩佩同意见面。拉赫米做好安排，三人下周日碰头。

那天早上，埃利斯在简的床上睁开眼睛。醒得太过突然，他感到有些恐慌，仿佛噩梦初醒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想起紧张的原因。

他瞥了一眼闹钟，时间还早。他将计划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一年多来的耐心和谨慎将在今日修成正果，他如果能活过今天，也就能与简分享这份喜悦了。

他转过头看着她，动作小心谨慎，免得弄醒她。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，每次看她的脸都会如此。她仰面朝天躺着，坚挺的鼻子直指天花板，一头乌发散在枕头上，如同鸟儿舒展的羽翼。他端详着她宽阔的嘴形、饱满的双唇——它们曾无数次亲吻自己，那感觉是何等甜美甘醇。春日的阳光里，她的脸颊上映出一抹浓重的金色，他戏谑地称之为“胡子”。

见她如此酣然的睡态实在是难得的享受。她面部放松，恬静安详。平时她总是活力四射，时而欢笑，时而皱眉，时而做个鬼脸，时而面露惊讶，时而显出怀疑，时而又满面同情。她最常有的表情是一脸坏笑，仿佛一个淘气的男孩刚搞了一出邪恶的恶作剧一般。只有在熟睡或沉思时她才会这样，而这也是埃利斯最爱她的地方。此时的她毫无戒备，雕饰尽除，眉宇间透露着潜藏在肌肤下的慵懒诱惑，如同徐徐的烈火在地下燃烧。见她如此神态，他的手几乎总是忍不住想要触碰她。

一切都在他预料之外。刚到巴黎不久，初次见面时，简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典型的活跃分子，与城里的年轻人与激进分子为伍，主持委员会，组织活动反对种族隔离，支持解除核武器，针对萨尔瓦多问题和水源污染组织抗议游行，为乍得的饥饿民众募捐，或是鼎力为一位青年才俊宣传电影。人们被她的美貌所吸引，为她的魅力所折服，受她热情感染。刚刚约会的那几次，埃利斯只是乐得欣赏一个漂亮姑娘对着一块牛排大快朵颐。然而之后——埃利斯从来都不知道究竟何以如此，他发现，就在这个性格刚烈的姑娘内心深处，也有着热情如火的成熟女性一面，而他，埃利斯，坠入了爱河。

他的目光在这间一居室的小公寓内随意游走，饶有兴致地留意着那些熟悉的私人物品——那些给屋子留下她个人印记的小物件：精美小灯乃中式瓷瓶所制，书架上摆满了经济学与世界贫困类的书籍，沙发既宽大又松软，令人可以沉醉其中；一张父亲的照片，上面是一位身着双排扣大衣的英俊男子，很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初所拍摄；还有一座小小的银奖杯，那是1971年她骑着那匹名叫“蒲公英”的小马赢得的，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她13岁，埃利斯想，而我已经23岁。她在汉普郡的小马驹比赛上崭露头角时，我已经身在老挝，沿着胡志明小道埋设反步兵地雷了。

大约一年前，埃利斯第一次来到这间公寓。那时简刚从郊外搬到这里，屋里还没多少陈设：一间阁楼，厨房在凹室，一个小间里装着淋浴器，马桶就安在厅内。她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将这间污秽的阁楼改造成了温馨的小窝。简做翻译，将法语和俄语译成英文，收入十分可观。不过房租也不低——此处公寓位于圣米歇尔大道附近。所以她每买一件家具都会再三斟酌，耐心把钱积攒

起来，只为买到最称心的那张红木桌、那副古董床架、那张塔布里兹地毯。她就是埃利斯父亲口中常说的那种“优雅女子”。您一定会喜欢她的，爸爸，埃利斯想，您肯定会为她着迷。

他侧过身，面对她躺着。翻身的动作将她弄醒，埃利斯知道会这样。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注视着天花板片刻，然后便转向埃利斯，笑着翻身倒入他的怀抱。“嗨。”她低语道，埃利斯给她一个吻。

他立刻兴奋起来。两人并肩躺了一阵，半睡半醒中偶尔亲吻彼此。简将一条腿搭在他的臀上，两人在无言中慵懒地做起爱来。

刚成为情侣时，两人日里夜间云雨不断，午后欢爱也是常有的事。埃利斯以为这种肉欲之欢不会长久，过不了几日，或者是一两个星期，新鲜感渐渐淡去，他们也会归于平凡，一周差不多有那么两三次。他错了。一年之后，两人依旧像新婚夫妇般如胶似漆。

她翻身将埃利斯压在身下，将全部的重量放在他身上，湿润的肌肤紧紧贴合着埃利斯的身体。埃利斯一面双手紧搂着她娇小的身躯，一面用力探索着她的体内。她能感到爱人高潮的到来，于是低下头，在激情到来的一刻深吻他。随之而来的是一声温柔的低吟，埃利斯可以感受到对方周日清晨那温柔、持续而略有起伏的高潮。简依旧趴在他身上，依旧是半梦半醒。埃利斯轻抚她的秀发。

不一会儿，她略微动了一下，嘟囔道：“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？”

“星期天。”

“这星期轮到你做午饭了。”

“我没忘。”

“没忘就好。”她突然顿了一下，“你准备给我做什么？”

“牛排、土豆、荷兰豆、羊奶干酪、草莓再配上香缇莉奶油。”

她抬起头，笑道：“你每次都做这些！”

“不对，上次用的是四季豆。”

“而上上次你索性忘了这回事，结果咱们在外面吃的午餐。你就不能换点花样做么？”

“嘿，等等。当初说好的，咱们周日轮流做午饭，又没说每次一定要做不一样的。”

简再次倒在他身上，假装被打败。

埃利斯一直惦记着今日的任务，他需要简在毫不知情中助他一臂之力。是时候问问她了。“今天上午得跟拉赫米见面。”他说道。

“好吧。那我早些时候去你那儿。”

“如果你不介意早点过去的话，有件事可能需要你帮忙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做午饭——不！不！开玩笑。我想让你帮我上演一出小阴谋。”

“往下说。”简说道。

“今天是拉赫米的生日，他的弟弟穆斯塔法进城来了，而拉赫米还不知道。”如果这次能成功，埃利斯想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你说谎。“我想在午餐派对时让穆斯塔法突然出现，给拉赫米一个惊喜。但我需要个同谋。”

“算我一个。”简说。她翻身离开埃利斯坐起来，双腿交叉

着，一对乳房宛如两只苹果，圆润、柔滑而坚挺。长发的发尾时而撩拨着她的乳头。

“需要我怎么做？”

“很简单。我得告诉穆斯塔法确切的地点，而拉赫米还没决定好在哪里吃午餐。所以，我得在最后的一刻将消息告诉穆斯塔法，若是到时打电话通知，拉赫米很可能就在我旁边。”

“怎么解决呢？”

“我会打给你，说一些无聊的废话。别的你都不用管，只要留心地址就行，然后打电话给穆斯塔法，将地址和路线告诉他。”埃利斯当初设想这番对话时，一切听起来都很顺畅，而如今却显得漏洞百出。

不过，简倒似乎没有起疑。“貌似不难。”她说。

“那就好。”埃利斯赶紧说，极力掩饰那份释然。

“那你打过电话之后，多久可以到家？”

“一个小时之内。我想等着看他被吓一跳，午餐时间会想办法脱身。”

简有些迟疑：“他们邀请了你，却把我撇在一边。”

埃利斯耸耸肩：“可能就是一群大男人，庆祝庆祝而已。”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便笺，写下穆斯塔法的名字和电话。

简下了床，穿过房间进入淋浴间，打开门，拧开水龙头。她的情绪已经有所变化，脸上不再有笑容。埃利斯问：“你生什么气啊？”

“我没生气，”她说，“就是不太喜欢你那些朋友对待我的态度。”

“可你也了解土耳其人对小姑娘的看法。”

“没错，小姑娘！他们对那些受人尊敬的成熟女人毫不介意，却把我当作小姑娘！”

埃利斯叹了口气。“跟一群墨守成规的大男子主义者较真儿，这不像你的风格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她考虑了片刻，赤裸着身子站在淋浴器旁。她是如此动人，埃利斯甚至想再次与她做爱。简说道：“也许我想说的是，对于这样的地位我并不满意。我对你一心一意，这一点人所共知。我并没有同其他人睡觉，甚至不和别的男人约会，然而你对我却并不专心。我们不住在一起，很多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你人在何处、在做什么，我们也没有见过彼此的父母……这些大家都知道，所以他们才把我看成妓女。”

“你说得太夸张了。”

“你总是这么说。”她走进淋浴间，把门狠狠一甩。埃利斯从放着过夜用品的抽屉里拿出剃须刀，对着厨房的水槽开始刮胡子。两人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争论，争得比这次还要凶。至于争论的根本所在，埃利斯一清二楚：简希望能与他一起生活。

埃利斯当然也希望如此。他希望能与简结婚，与她共度余生。可他必须等到此番任务结束，又不能对她明说，于是只能说些诸如“我还没准备好”以及“我还需要时间”之类的话，而这些含糊之词总是激怒她。在简看来，死心塌地爱一个男人达一年之久，却得不到任何承诺，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。她这样想当然情有可原。可如果今天的计划进行顺利，一切便可以走上正轨。

刮完胡子，埃利斯用毛巾将剃须刀裹起来，放进抽屉，在简从淋浴间出来后走了进去。两个人居然没说话。他想，这样做太愚蠢了。

埃利斯淋浴期间，简煮了咖啡。他迅速穿上一条褪色的牛仔褲，套了一件黑色T恤衫，隔着那张红木小桌坐在简对面。简为他倒咖啡，然后说道：“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”

“行，”他迅速说道，“午饭时间谈吧。”

“为什么现在不行？”

“我没时间。”

“难道拉赫米过生日比我们的关系还重要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埃利斯听到自己语气中的恼怒。一个声音在警告他：温和一点，不然你可能会失去她。“可我已经答应了别人，既然答应了，就得信守承诺，这很重要。至于你我是在谈还是迟点再说，又有什么要紧的？”他说。

简的表情突然凝固为一股倔强。埃利斯熟悉那个表情：每次简做出决定，而旁人又试图将其左右时，她便是这样一副神情。

“现在就谈，这对我很重要。”

一时间，埃利斯很想将所有事情全部告诉她。然而这并不是他预想的方式。他没有时间，他脑子里惦记着其他事情，而他还没有准备好。晚点再谈会好些，到时两人都会轻松些，而自己也可以告诉她，巴黎的工作已经结束。于是他说：“你这是胡闹，我不喜欢被逼就范。晚点再谈吧，现在我得走了。”说着他站起身。

埃利斯向门口走去，简开口道：“让-皮埃尔想让我跟他一同去阿富汗。”

这个消息全然出乎意料，埃利斯定了定神才反应过来。“你说真的？”他一脸难以置信。

“真的。”

埃利斯知道，让-皮埃尔也爱着简。喜欢简的男人多着呢：这

么有魅力的女人，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。然而，毕竟没几个够得上埃利斯的手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，直到这一刻。埃利斯重新镇定下来，说道：“干吗要跟着个懦夫跑到战区去？”

“这可不是在开玩笑！”简言辞激烈，“现在说的可是我的人生。”

埃利斯摇摇头，一脸难以置信：“你不能去阿富汗。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“因为你爱的是我。”

“那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。”

至少她没有说“不，我不爱你”。埃利斯看看表。这太荒谬了，再过几个小时，他就可以把简想知道的统统告诉她。“我不想这样。”他说，“这可是我们的未来，草率不得。”

“我不会一直等下去。”她说。

“我没有让你无休止地等下去，只希望你能再忍耐几个小时。”他摸摸她的脸颊，“就几个小时，我们还是不要争了。”

简站起身，用力吻了一下埃利斯。

他说道：“你不会去阿富汗，对吧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简平静地说。

埃利斯努力带出一丝笑容：“至少午饭前不会去吧？”

她笑着点点头：“不会。”

他许久望着她，然后出了门。

香榭丽舍大道上熙熙攘攘，到处都是游客与晨练的当地人。温暖和煦的春日阳光下，这些人如同圈中的羊群挤来挤去。路边的咖啡店全部满座。埃利斯带着从便宜箱包店买来的背包，站在

既定的地点附近，看上去像个一路搭便车游欧洲的美国人。

我真希望简没选在这天早上跟他摊牌，现在她肯定正生着闷气，到时见面肯定难免一通发火。

没办法，他也只能好生安慰，帮她顺顺气了。

他暂且将简的事情放在脑后，专注于眼前的行动任务。

至于拉赫米的这位“朋友”——也就是那个小型恐怖团伙的资金来源，他的身份有两种可能性。要么是个热爱自由的土耳其富豪，出于政治或个人原因，决定诉诸暴力，以对抗军事独裁及其幕后支持者。真若如此，埃利斯倒会有几分失望了。

还有一种可能性，他就是波利斯。

波利斯在埃利斯活动的那些圈子里可是个传奇人物：不管是革命派学生当中，还是巴勒斯坦流放者之间，或是兼职政治学讲师、粗制极端主义报刊编辑、无政府主义者、亚美尼亚人或者激进素食主义者之中，此人都是赫赫有名。据说他是苏联人，为克格勃效力，愿意支持任何针对西方的左翼暴力行动。很多人怀疑“波利斯”其人是否真实存在，尤其是那些试图获取苏联资金支持而未果的人。然而埃利斯却时不时注意到，某个团体数月以来一直只是发发牢骚，抱怨连台复印机也买不起，突然间却对钱的事情讳莫如深，而且变得十分警觉。在此之后不久，便会有绑架、枪击或炸弹爆炸事件发生。

埃利斯认为，苏联人肯定在花钱支持诸如土耳其异见团体这样的组织：花钱少，风险小，还可以制造麻烦，机会难得。况且，美国也在中美洲地区注资支持绑架与杀人，苏联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美国人做得更缜密。做这一行的，钱当然不会存在银行账户里，也不会用电汇，肯定有人带现款交易。由此推断，一定